

《野胡蘆引》第一卷

南渡記

宗璞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序曲

【風雷引】百年恥，多少和約羞成。烽火連迭，無夜無明。小命兒似飛蓬，報國心遠雲行。不見那長城內外金甲逼，早聽得盧溝橋上炮聲隆！

【淚灑方壺】多少人血淚飛，向黃泉紅雨凝。飄零！多少人離鄉背井。槍口上掛頭顱，刀叢裡爭性命。就死辭生！一腔浩氣吁蒼穹。說甚麼拋了文書，灑了香墨，別了琴館，碎了玉箏。珠淚傾！又何歎點點流螢？

【春城會】到此暫駐文旌，痛殘山剩水好叮嚀。逃不完急煎煎警報紅燈，嚼不爛軟塌塌苦菜蔓菁，咽不下彎曲曲米蟲是董腥。卻不誤山茶童子面，臘梅髻翁情。一燈如豆寒窗暖，眾說似潮壁報興。見一代學人志士，青史彪名。東流水浩蕩繞山去，豈止是斷腸聲！

【招魂雲匾】紛爭裡漸現奇形。前線是好男兒屍骨紙樣輕，後方是不義錢財積山峰；畫堂裡蟹螯菊朵朵來雲外，村野間水旱饑荒抓壯丁！強敵壓境失邊城！五彩筆換了回

日戈，壯也書生！把招魂兩字寫天庭。孤魂萬里，怎破得瘴癘霧濃。摧心肝捨了青春景，明月蘆花無影蹤。莽天涯何處是歸程？

【歸夢殘】八年寒暑，夜夜歸夢難成。驀地裡一聲歸去，心驚！怎忍見舊時園亭。把河山還我，光燦燦拖雲霞，氣昂昂傲日星。卻不料伯勞飛燕各西東，又添了刻骨相思痛。斬不斷，理不清，解不開，磨不平，恨今生！又幾經水深火熱，繞數番陷人深井。奈何橋上積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望太平】看紅日東升。實指望春暖晴空，樂融融。又怎知是真？是幻？是辱？是榮？是熱？是冷？是吉？是凶？難收縱，自品評——且不說葫蘆裡迷蹤，原都是夢裡陰晴。

主要人物

孟樾（弗之）	明命大學歷史系教授
呂清非	孟樾岳父
呂碧初	孟樾妻、呂清非三女
峨（孟離己）	孟樾長女
峯（孟靈己）	孟樾次女
小娃（孟合己）	孟樾子
呂絳初	呂清非次女
澹台勉（子勤）	絳初丈夫
孩孛（澹台孩）	絳初女
璋璋（澹台璋）	絳初子

趙蓮秀

呂清非續弦夫人

呂貴堂

呂清非本家侄孫

呂香閣

呂貴堂女

衛葑

孟樾外甥、明倫大學教師

凌雪妍

衛葑妻

李宇明

明倫大學教師，衛、凌好友

凌京堯

凌雪妍父、益仁大學法國文學教授

岳蘅芬

凌雪妍母

繆東惠（秋生）

岳蘅芬舅父、北平副市長

掌心雷（仇欣雷）

峨同學

麥保羅

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孩子男友

莊貞辰

明命大學物理系教授、衛封老師

玳拉

莊貞辰妻

莊無因

莊貞辰子

莊無采

莊貞辰女

李漣（文漣）

明命大學歷史系教師

金士珍

李漣妻

之芹、之薇

李漣女

之荃

李漣子

第一章

①

這一年夏天，北平城裡格外悶熱。尚未入伏，華氏表已在百度左右。從清晨，人就覺得汗膩。黑夜的調節沒有讓人輕鬆，露水很快不見蹤影，花草都蔫蔫的。到中午，驕陽更像个大火盆，沒遮攔地炙烤著大地，哪兒也吹不來一絲涼風。滿是綠樹的景山，也顯得白亮亮的刺眼。北海和中南海水面積著陽光，也積著一層水氣，準知道水也不會清涼。空氣經過暑熱的熬煎，吸進去熱辣辣的。在熱氣中似乎隱藏著甚麼令人驚恐的東西，使人惴惴不安。

說不出這種惴惴不安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它卻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種心情。自從東北淪陷之後，華北形勢之危，全國形勢之危，一天比一天明顯。《塘沽停戰協定》實際承認長城為中日邊界。《何梅協定》又撤駐河北的中國軍隊，停止河北省的反日

活動。日本與漢奸們鼓噪的「華北自治運動」更是要使華北投入日軍懷抱。幾年下來，北平人對好些事都「慣」了。報紙上「百靈廟一帶日有怪機偵察」的消息人們不以為奇，對街上趾高氣揚的外國兵也能光著眼看上幾分鐘。三教九流、各行各業各自忙著生計時，還不失北平人的悠閑。晚上上戲園子聽兩口馬派或譚派。擺香煙攤兒的在左近樹杈上掛著個鳥籠子。學生們上學時興興頭頭把車騎得飛快。太陽每天從東四牌樓東轉到西四牌樓西，幾座牌樓在驕陽中暴曬過多少年，並未發生火災。什剎海綠堤上夏天的鮮碗兒裡，鮮藕、鮮菱角和鮮雞頭米沒有少了一樣。就在這平淡中，摻雜著惴惴不安。像是一家人迫於強鄰，決定讓人家住進自己院子裡，雖然漸漸習慣，卻總覺得還是把他們請出去安心。

人們過日子之餘，還是談論天氣居多。「今年這天可真邪乎！」其實去年可能也一樣熱，只是人們不記得罷了。

不過明天或下一分鐘要發生的事，黎民百姓誰也難於預料。

這天下午兩點多鐘，西直門過高亮橋往西往北的石子路隔著薄底鞋都發燙。這路有北平街道的特點，直來直去，儘管距離不近，拐彎不多。出西直門經過路旁一些低矮民房，便是田野了。青紗帳初起，遠望綠色一片。西山在熾烈的陽光下太明白了，幾乎又消失在陽光中。路旁高高的樹木也熱得垂著頭，路上車輛很少。一輛馬車慢吞吞地走著，幾輛人力車吃力地跑。只有一輛黑色小汽車開得飛快，向北駛去。

車上坐著兩位四十年紀的先生。他們是明命大學歷史系教授孟樾孟弗之和物理系教授莊貞辰。

孟樾深色面皮，戴著黑框架眼鏡，鏡片很厚，著一件藏青色紡綢大褂。莊貞辰面色白淨，著一件淺灰色綢大褂。他們剛在城裡參加過一個聚餐會。孟先生悶悶不樂。莊先生卻興致勃勃。

「蔣的這次廬山談話會規模不小。」莊貞辰說。他每次參加這種聚會都覺得很新鮮。其實廬山談話會的消息，報上已登了許多天。談話會分三期進行，邀請許多名流學者參加，中心議題是對時局的分析和對策。

孟樾看著前面白亮亮的迅速縮短著的路，心不在焉地說：「可真能解決甚麼問題！」「邀請你參加第三期，你要去的了？」莊貞辰頭小，眼睛長而清澈。臉上總有一種天真的神情。

孟樾轉過臉，對莊貞辰笑了一下：「去是要去，只是我懷疑有甚麼作用。楊、秦兩校長已經到了南京。現在大概已經在廬山上了。」

「談談總有好處。」莊貞辰好心地說。

「我們國家積貧積弱，需要徹底的改變。」孟樾說，「你聽見那民謠嗎？」他一面說話一面回想著聚餐會上聽說的民謠，那是他的連襟澹台勉說的。澹台勉是華北電力公司副總經理，留學德國，是工商界一位重要人物。他最近到下花園煤礦視察回來，說那裡流行一首民謠：「往南往南再往南，從來不見北人還，腥風血雨豔陽天。」當時大家說這像是一首「浣溪沙」的上

半闕。孟樾說，民謠素來反映人心，也有一定預言作用。他反覆念了兩次「腥風血雨豔陽天」，餐桌上的空氣漸漸沉重。有兩位先生正舉箸夾菜，那烏木箸也在半空中停了片刻。

「民謠其實都是人故意編出來的。」卣辰說，「譬如李淵要做皇帝，就編一個十八子怎樣怎樣，忠義堂前地下的石碣當然是事先著人埋好的。」

「這幾句話甚麼意思呢？」孟樾一半是問自己，「我們的國家已經經過快一百年的腥風血雨了——其實逃不過的。」

「打仗嗎？」莊卣辰坐直了身子。

孟樾沉默了半晌，才說：「政府現在的對策仍是能忍則忍。今天大家談話雖大都表示要立足於戰，卻較謹慎，你看出來了嗎？」

卣辰睜大眼睛，認真地想自己看出來沒有。

白閃閃的路繼續縮短著。他們斜穿過一個小鎮，很快看到明命大學的大門。

車子駛過校門，穿著制服的校警向他們肅立致敬。孟樾擺一擺手。校園裡別是一番天地。茂密的樹木把驕陽隔在空中，把塵囂隔在園外。滿園綠意沉沉，一進校門頓覺得暑意大減。

「先送莊先生。」孟樾吩咐車夫老宋。

車子繞過一條小河，很快停在一座中式房屋前。莊卣辰下車前鄭重地說：「我看出來了，也有人不謹慎，你看出來沒有？」

還沒有等回答，他就說：「那就是你。」

兩人各自抬起手臂，算是分手的禮節。

車子復又繞過小河，往校園深處駛去。

「我說了些甚麼？」弗之想。他素來是個謹慎的人，常常把做過的事回想一遍。他自己曾說：「吾日三省吾身，太費時間。一省還是做得到的。」他很快想起來，午飯間他曾說：「國家到得這個地步，遠因是滿清政府的腐敗，近因就得考察一下。中華民族有的是仁人志士，為甚麼許多事辦不成？主要是不團結。」接著說到以北平為國際性的文化城的不可行處。這種設想幾年前便有，要把北平變為不設防城市，要將華北作為特殊地區。弗之說，華北特殊化實在是日本操縱的「華北自治運動」的延續。「自治來自治去，都自治到別人名下去了。」下面的話大概有不謹慎的嫌疑。他說的是「蘇聯革命有其成功之經驗。是不是社會主義更尊重人才，能發揮每個人的作用，也能更使人團結？」當時中文系講師錢明經咳了一聲，似乎不以為然。生物系教授蕭激馬上岔開了話，一般地說了幾點目前形勢。

「子蔚謹慎有過於我啊。」弗之暗想。他知道蕭激岔開話是免得多談主義。可是大家雖都謹慎，沒有慷慨激昂的言語，卻於沉重之間感到腥風血雨之必來，而且不該躲避。

「我輩書生，為先覺者。」弗之想著，望著秀麗的校園。車子經過一處新修整的假山，在玲瓏剔透的孔穴間留有一窄塊平石，說好等他題字的。

車子經過槐蔭夾道的路，經過小山和幾座古式建築，停在孟宅門前。他下了車，對老宋說：「明天下午三點，到歐美同學會。」老宋恭敬地應了一聲，看著孟樾進了門，才把車開走。

屋內很靜。懸著淺黃色紗窗簾的小門廳十分舒適宜人。通過道的門楣懸著一個精緻小匾，用古拙的大篆書寫「方壺」二字，據考證，這是這座房屋原址的名字。不遠處的校長住宅，名為「圓甌」。孟樾每次回家，一跨進大門，便有一種安全感。他知道，總有一張嫵靜溫柔的笑臉和天真的、稚氣的叫「爹爹」的聲音在等著他。他們該都睡過午覺了？他走進過道，過道拐彎處有一個向外凸出的弧形的窗，正對花園。凸窗下有一個嵌在牆上的長木椅，是孩子們爬上爬下的地方。這時一個男孩正垂頭坐在那裡。

「小娃！你怎麼沒睡覺？」孟樾詫異地問。

小娃沒有像往常一樣撲上來迎接爹爹。他慢慢放下手裡正玩著的東西，抬起頭來，臉上帶著專注沉思的表情，和一個六歲的孩子很不相稱。停了一下，他還是跑過來牽住爹爹的手，一面仰著臉兒，問：「爹爹，耶穌是哪一年生的？」

孟樾每天和孩子談話的時間很少，而每次小娃都提出不止二個問題，使他頗失為父的尊嚴。這次倒還好，他不必思索就答出來：「今天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耶穌是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以前出生的。我們的公元紀年就是從耶穌出生那年開始算的。」

「為甚麼從耶穌開始算？為甚麼不從你生出來或者娘生出來或者姐姐或者嬸生出來開始算？」

「耶穌是個偉大的人物。」孟樾說，覺得一時很難講清耶穌究竟怎樣偉大。「他愛人，願意為別人犧牲——小娃剛剛玩的甚麼？」

他們走到凸窗前，小娃從椅上拿起一個木製十字架遞給孟樾。這十字架上有耶穌受難像，雕鏤精細。無怪乎孩子提出這樣的問題。

「這是嬸從姐姐房間裡拿來的。」

姐姐孟離已小字峨，今年從一個教會中學畢業，正準備考大學。

「耶穌愛人，願意犧牲，別人就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嗎？」小娃仍仰著小臉問。

「那些人當然是壞人。」孟樾忽然有些煩躁，把木像還給小娃。小娃體諒爹爹可能累了，便握住木像不說話，跟著孟樾走進內室。

室中彩色繽紛，床上下都拖著亮光紙環的鏈子，像到處流淌著鮮豔顏色的小溪。孟夫人呂碧初和十歲的小女兒嬸正高興地裁紙塗糰糊。「小心！別踩了！」她們笑著警告。小娃拉起一條金黃的紙鏈，又拉一條鮮紅的，「我也來，我會塗糰糊！」「得了，得了，就快完了。」呂碧初說。

「這是為明天衛封的婚禮吧？」孟樾脫下長衫，嬸搶著接了放在椅子上。碧初也笑盈盈

地站起，從椅上拿起長衫掛好，轉身從浴室裡取出涼手巾，讓弗之擦汗，一面說：「婚禮我們不用操心。新房佈置得雖不錯，可太素淨了，拉幾條顏色鏈子就熱鬧多了。已經夠了。」說著把小娃手中的木像拿過看了一眼，說：「這是峨的。你怎麼拿出來？一會兒姐姐要生氣。」

「是我拿的。」囁忙說，「我們放回去。」姐姐是家中最愛生氣的人，誰也不願意惹她。「先收拾這裡。」碧初說。小娃也幫忙，一面說著笑著，也不知道說的甚麼，笑的甚麼，滿室溫馨的氣氛，讓人心裡熨帖。弗之坐在藤椅上看著，忽然自語道：「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你說甚麼？」碧初把那彩色河流束攏了，放進雜品櫃裡，轉臉問。馬上又說：「時局怎樣了？外面有甚麼消息？」

「那蠶食政策是明擺著的。狼子野心，無法屢足。一味忍讓，終有國破家亡的時候。」他說，見大小三張極相似的臉兒都望著他，自己笑了。「也不至於馬上就打到北平來。」說著起身往書房去了。

書房在孟家是禁地，孩子們是不准進的。一排排書櫃佔據了大半間房。靠窗處擺著一張大寫字檯，堆滿了書稿。這桌面是禁地中的禁地，連碧初也不動的。弗之自己說是「亂得有章法」，別人一動就真亂了。在弗之坐的轉椅後面牆上，掛著大字對聯，每個字有一尺見方，是從泰山經石峪拓下來的，這幾個字是「無人我相，見天地心」。桌上在亂堆著的書稿中有一個六面綠

色玻璃銅框台燈。燈身上鐫滿了篆字，細看可以辨出是五千字道德經。

轉椅內側有一個小長桌，擺著五六方硯台，有的有漆匣或紅木匣。有一個「墨海」，是在一塊長方形石上雕出四座小橋，簇擁著當中的圓形硯池，這裡聚墨最多。還有一塊樸素的漢磚硯，看去直如一塊大磚，磨來很溫潤滑膩，這些都是弗之心愛之物。他這時不看一眼，只在轉椅上轉過身面對大字對聯，默默坐了半晌，忽又轉回來，把桌上的文稿推開，也不管它們壓著扭著，自己低頭寫他的著作《中國史探》。

崙和小娃在碧初房間裡玩了一會兒，趙媽來說大師傅問太太，從秦家花園裡挖來的十幾株荷包牡丹是不是種在花壇邊上。這位大師傅名叫柴發利，除做飯以外兼做園丁，於飯食和花木倒都有些審美趣味。碧初說自己去看看。「老陽兒還高著呢，地下火烤的一樣，您等晚飯過了再去不行？」趙媽笑著說。

「就種在花壇邊上罷。」碧初想了想說，「你交代過了，還來幫我收拾衣服。崙的準備好了，小娃的短褲釦子得重釘。」

「大小姐不去？」趙媽隨手整理著什物。

「忙著呢，」碧初說，「畢業考試完了，還一樣忙。」她皺眉。轉臉看著崙和弟弟在熱心地讀格林童話，兩個小頭湊在一起，黑髮真像緞子一樣，不覺嘴角漾起一線笑意。「外老太爺起來沒有？」

「剛起來，坐著寫字呢。」趙媽賠笑道，「我跟大師傅說一聲就來。」說著退出房外。

「我們看公公去。」小娃抬頭說。呂老太爺平常在城裡住，和二女兒絳初「做鄰居」，也時常到孟家住上十天半月。這裡的一雙粉妝玉琢的小兒女吸引著他，尤其是小娃。

「我等會兒去。」嬸仍埋頭看書。她看的是《銅鼓》，正為書中少年的命運把心懸著，簡直想跳進書去幫助他。

「公公說我們可以到他房間去，每天下午都可以去。」小娃跑過來倚著碧初。碧初撫著他的頭：「冰箱裡有剝好的荔枝，你自己去拿。公公累了，就快出來。」

「嬸，你要嗎？」小娃問。嬸仍不抬頭，小娃跑過去捂住她的書。嬸不耐煩地推開他，說：「不要！不要！」小娃笑著走了。

碧初在鏡台上拿起一副銅鎮尺看著，兩個鎮尺上分別寫著「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另一面是松鶴花紋，很是古雅。她把它們裝進一個有襯墊的花硬紙盒。這是用呂老太爺名義送給衛葑新夫婦的禮物。衛葑是弗之嫡堂姐的兒子，也是近親。他平素對呂清非老人很敬重，再三請老人出席他的婚禮。老人自七十歲後對任何邀請都是禮到人不到。其實人看去很是矍鑠，不覺衰老，他卻說：「老態可惱，不必讓別人看著難受。」

過道裡電話鈴響，嬸一手捧著書跑去接。「二姨媽！是嬸呀！我看格林童話呢，娘就來。」碧初過來接過話筒：「二姐嗎？明天爹回城住幾天，我們送去。子勤兄來接？這邊

有事嗎？好的。放了暑假孩子們一直鬧著要進城。明天可不行。衛封婚禮完了我得回來招呼一下。新房在倚雲廳，那裡是單身宿舍，都收拾好了。過幾天一定去。瑋瑋要和崑說話？好。」崑並未走開，靠在小桌邊看書，一手接過話筒，眼睛還在書上，「瑋瑋哥，你幹甚麼呢？」

那邊的瑋瑋說：「我畫了一張全國地圖，很像秋海棠葉子，可是我不想塗綠顏色。」

「我畫過的，塗紅顏色。像紅葉。」崑說。

「我也不塗紅的，不相襯。有些些蟲子爬在上頭。」瑋瑋說得像真事一樣。

崑吃驚地放下了書，「那是外國兵，我知道。瑋瑋哥，你看過《銅鼓》嗎？一敲就出來一大批軍隊。」

瑋瑋在那邊笑，「哪裡有那麼便宜的事！我把那些蟲子的據點畫出來，等你來看。」他像是自問自答，「乾脆畫個分省圖吧，塗多種顏色。」

「你明天去嗎？葑哥結婚。」

「媽和爸不去，他們有事。媽說我和孩子可以去。」瑋瑋總是叫他姐姐的名字，好像小娃對崑那樣。

「崑，明天你拉紗，不能隨便跑。」碧初在房裡說，「瑋瑋願意的話，可以和我們一起回來住幾天。」

瑋瑋知道明天崑和莊家的無采一起拉紗，因問：「莊無因進城嗎？」「不知道。這兩天沒看見他。」無因、無采是莊貞辰的一雙兒女。無因和瑋瑋上同一個中學。他們也是崑和小娃的好朋友。

他們又交談幾句，商量好明天晚上瑋瑋到孟家來，那邊二姨媽也同意了。

「喂，喂！再說一句。螢火蟲飛起來了嗎？」瑋瑋忽然大叫。每到夏夜，孟宅旁邊小溪上都飛著許多螢火蟲，孩子們可以讓想像隨著一起飛舞。

「瑋瑋哥，你真好，也想著螢火蟲。」崑說。

「問一問孩子姐來不來。」碧初又叮囑。

瑋瑋說孩子不在家。「我明天來看螢火蟲。」他鄭重地說，掛了電話。

崑放下電話就走到凸窗處接著看書，那是最近的座位。

小娃這時在公公屋裡，祖孫二人都很開心。先是一人一顆輪流吃荔枝，吃完後照例寫大字，也是一人一行輪著寫，好像做遊戲。寫完後便在肥皂上刻圖章，再討論哪個字好，哪個字差。

呂老太爺每天上午誦經看報，二者交叉進行，到哪兒都是同樣節目。隨身必帶一隻小宣德香爐，有五斤重，每天點一爐好香，一上午讓這爐香陪著。老人生活儉樸，只有每天這爐香要求苛刻，必定要雲南產的雞舌香，別的香一點就頭暈，如果不點也頭暈。念誦的經是般若波羅

密多心經。從「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念到「菩提薩婆訶」，大聲念十遍，再小聲念別的。念一會兒就看報，如果報還沒有來就要問報來了沒有，怎麼不送進來。下午午睡很長，起床後的時間如果可能，就是說如果外孫可以奉陪的話，就把它都交給外孫。在城裡和璋璋玩，在鄉間和小娃玩。老人自己只有三個女兒，晚年能有外孫談談，覺得是人生第一樂事。

祖孫二人對今天的肥皂頭都很滿意。小娃已經刻了一個「嶠」字，現在正刻「孟合己」三個字，那是他自己的名字。老人用一塊書本大的肥皂，是肥皂頭煮化後做成的。刻的是「還我河山」四字。刻了一次不滿意，又刻一次，第三次刻完，印在紙上左看右看，又命小娃看哪兒不好。小娃看不出來，說：「反正比我刻得好。」

「『還』字裡的這個走之不好，這一筆頂難寫，『我』字這一撇不好。你看，『我』字的右邊是個『戈』字，必須有保衛自己的能力，才算得一個『我』。」

小娃似懂非懂地望著公公。

「現在看你的。」

紙上印出了孟合己三個紅字，小娃高興得拍手大叫。

「我是孟合己！」

「你是小娃！」老人笑道，「孟字刻得不好。」他很快把兩塊肥皂都切去一層，「再來一遍，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是老人的一句口頭語，只稱呼他所喜愛的人。

兩人又專心地擺弄刻刀了。

呂清非老人出身於安徽世家，少年時中過舉人。青年時參加同盟會，曾經為營救一位被捕的同志劫過縣獄，因此被革去了功名。民國初年曾當選為國會議員，中年喪妻以後，眼見國是日非，逐漸覺得萬事皆空，變賣了家鄉田產，到北平挨著兩個女兒居住。

「外老太爺，開晚飯了。」趙媽在房門口恭敬地大聲說。老人早中飯都在房裡吃，只有晚飯和大家一起坐坐談談。

小娃從矮凳上一躍而起，祖孫一起到飯廳。孟樾夫婦已在等候。老人居中上坐，弗之與碧初坐在兩旁，岫在碧初肩下，弗之肩下的位子空著。

「大小姐呢？」碧初皺眉問。話音未落，孟峨走進來了。她正當妙年，身材窈窕，著一件月白竹布旗袍，白鞋白襪，完全是一九三七年北平女學生裝束。笑盈盈一張臉，只是下巴過於尖削，好像盛不住那笑容似的。

「你一天上哪兒去了？」碧初和藹地問。

「同學家。」

「復習功課吧？」弗之也和藹地問。

「復習一點兒。」峨不情願地回答。

小娃的座位是一個高椅，前面一塊橫板放餐具。他多次要求上桌吃飯，照說他這個暑假後上小學，早該上桌了。他今晚在峨和嵎的座位之間磨蹭，想坐下來。「我都會刻圖章了。」他擺出自己的優越條件。

「今天沒有交代擺你的座位。」碧初溫和地說，「明天吧，好不好？」

「那就後天吧，後天開始。」小娃想，明天下午進城，晚飯不在家，頭一天上桌少一次有點吃虧。「等瑋瑋哥來了，我們挨著坐。」小娃說著自己上了高椅子坐好。老人有一隻特製的宜興紫砂小鍋，像個大碗，但有蓋有柄。碧初揭去蓋子，滿屋一陣甜香。這是百合、紅棗、糯米和青海特產長壽果一起煨煮的粥。老人舀起一匙粥，全家開始用飯。

「明天晚上瑋瑋哥來了，我們到荷花池去看螢火蟲。今天瑋瑋哥問來著。」嵎一面嚼飯一面說。

「吃飯別說話。」峨瞪她一眼。

嵎轉著烏黑的眼睛，把全桌人看了一遍，決定對著公公繼續說：「荷花池的螢火蟲和後門外頭小溪上的也差不多——」

「告訴你吃飯別說話！」峨嚴厲地說。

「那你還說呢。」嵎頂嘴。峨立刻放下筷子。

「姐姐說得對。你們都專心吃飯。」碧初溫和地說，看著兩個女兒。孟家從來是長幼有序的。

峨、嵎兩人的臉都很秀氣，輪廓很像，眼睛都是黑沉沉的。只是姐姐的滿含少女的迷惑朦朧，妹妹的還盛著兒童的澄澈無邪。最不同的是兩人臉上的神氣，這和年齡無關。衛葑曾形容姐姐是酸中微有些辣，妹妹是甜中略帶些澀。「那我呢？」小娃曾問。衛葑一時想不出，把他抱起來舉得高高的。

「你是五味俱全。」衛葑說。大家哈哈大笑。

「這幾天這樣熱，舅父何必明天回城？」弗之說。這時一隻小獅子貓跳到他懷裡轉了兩圈就坐下來，抬頭望著大家吃飯。這貓全身雪白，只尾巴梢兒和頭頂有一點黑，貓譜中名為鞭打繡球。

老人正夾了一箸他面前的菜吃著，那都是單用小碟裝的，幾片鮮紅的火腿，一撮雪白的豆芽，還有一小碗炒成糊狀的西紅柿雞蛋。菜很簡單，但整治精細。

「爹說進城住幾天再過來。」碧初代答。

「時局怎麼樣？」過一會兒老人停了勺和筷子，鄭重地問。他每天都要這樣問的。

「今天有一個聚餐會，有人說日本向豐台運兵呢。」弗之說。

「豐台離北平不過五十里，日本人硬要駐兵，已經三年了。」老人向峨與嵎說，「他們想把北平變成瀋陽第二。我從十八歲奔走革命，滿清政府倒了，國事還是一團糟。勞碌一生，沒有成績！」